

賈母

曹雪芹在十八世紀創作《紅樓夢》的時候，中國正處於封建社會高度成熟的階段，封建的男尊女卑思想是其封建性的重要體現之一，在這種「語境」下，《紅樓夢》對女性的推崇就具有了超前的先進性。曹雪芹不但借賈寶玉之口公然表達了對女性的頌揚：「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而且還在《紅樓夢》中塑造了許多具有強烈「主體性」的女性形象，如林黛玉、王熙鳳、探春等。如果說《紅樓夢》對封建社會具有批判性，那衡量其批判力度的重要維度之一，就是內含其中的作者對女性的態度。

曹雪芹賦予林黛玉、王熙鳳、探春等女性人物強烈的「主體性」甚至是「主導性」是人所共知的，不過要講「主導性」，在《紅樓夢》中誰能比賈母更具權威性？榮寧二府襲官從政的，自然是賈敬、賈珍、賈赦、賈政之輩，但要說誰是兩府的「老大」，那還得是賈母。賈寶玉能在榮國府裏大觀園內地位尊貴，端靠賈母「罩」着他，要不然不說別的，光是賈政那一頓打，賈寶玉就要被「着實打死」。別看賈政是榮國府的實際「家長」，在「老太太」面前，那也只有陪笑逗趣認錯的份。

賈母地位崇高，使得她的傾向性往往能左右其他人的命運。林黛玉在賈府雖寄人籬下，但最初有賈母心疼，誰敢不尊？連管家的王熙鳳也要討好的。隨着賈母越來越喜歡薛寶釵，林黛玉在她心目中的地位有所下降，慢慢地賈府的日子就不那麼好過了，到最後賈母拍板「掉包計」，不但直接導致了林黛玉心毀人亡，且也決定了賈寶玉和薛寶釵的人生未來。

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將身為女性的賈母設計成一個超越所有男性的最高權威，「力」壓群「雄」，使「乾」「坤」顛倒，結合林黛玉的「情感自主」、王熙鳳的「當家」、探春的「改革」，這一系列具有強烈「主體性」／「主導性」的女性形象背後，是不是也隱含着曹雪芹對封建性的顛覆和批判？

過眼錄

劉俊

逢周二見報



炸豬腳

吃慣了豬腳的人，再嘗嘗炸豬腳，絕對是另一種「萬紫千紅」的味道。因為嚴格說來，這兩樣雖同屬於一個食材，卻完全可以作為不同分類，好比普通的甜，和土耳其的甜，是決然有一道分界的；普通的豬腳可以醬燒可以滷，炒香了還能愉快下酒，但炸豬腳就是炸豬腳了，彷彿一個敦實、威嚴的台柱子立在那裏，有它在，一整場戲就足了。

能把炸豬腳做到極致的，廣西少有對手。這個地方本來就有趣，不同的方言交疊的弦，滿眼的美景風光無限，就連家常味道，都能進化成個性十足，人人推崇。廣西的炸豬腳，大多數是放在木桶裏端上桌的，還沒動筷，就已經全是儀式感。等嘴角分泌的口水越來越多，趕緊抓起一個塞進口中，豬皮酥脆，豬肉鮮嫩，伴隨着口腔中嘎吱嘎吱的快感，一隻豬手的天花板，便觸手可及。做這道菜並不容易，因為豬腳在下油鍋前要有一段焗煮，時間把握到軟而不爛，留一些餘地給後面的炸製，才算剛剛好。新手師傅常常「翻車」，不是煮得過度，炸時脫了骨，就是欠一點火候，口感青澀膠黏。過了油的豬手，別管是直接登場，還是要再加調料爆炒，最終的落腳點，無外乎是咬下去的那一聲，脆得迷人，肥而不膩，方為膠原蛋白的致命誘惑。

廣西炸豬腳放到貴州的酸湯中，就變成了虎皮豬腳。跟前者相比，它更纏綿溫柔，好像連咬勁兒都要帶一點留白，給食客們自己思考。豬皮是最有「沉浸感」的，一落湯裏，表面就形成細密的氣孔，咕嚕咕嚕吸飽了湯汁，最後變成皺巴巴的虎皮狀。雖然已無意跟牙齒打架，但也不輸當打之年，軟嫩又Q彈，酸湯味匍匐在肉質的肌理中，堅定前行。兩種不可能，就這樣自然而合二為一了。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號稱「宮崎駿的人生收官之作」，又剛剛在奧斯卡頒獎禮上滿載而歸，動畫片《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在內地甫一上映，便一舉拿下清明檔期的票房冠軍。

這部半自傳體電影，更像是站在人生暮年的宮崎駿，回首青葱歲月，化身憂鬱少年，勇敢直面成長過程中的風雨與傷痛，帶領我們開啟冒險、破解謎題、抉擇出路。影片觸及反戰主義、告別傷痛、自我和解等話題，一如既往地呈現出「非常宮崎駿」的影像烙印。精緻的手繪、清新的色調、溫暖的畫風，讓觀眾沉浸在五彩斑斕的叢林、開闊清朗的星空、感傷

清明前後，台灣當局前領導人馬英九一行跨越海峽，在大陸展開「尋根之旅」，首次來到陝西，前往楊陵的馬援祠和扶風的馬援墓拜謁，追憶先祖。

馬援是西漢末年至東漢初年一代名將，扶風茂陵人，官拜伏波將軍。馬援一生，戎馬倥傯，英勇善戰，西破隴羌，北擊烏桓，南征交趾，平定武陵蠻夷叛亂，為東漢王朝的建立與鞏固立下汗馬功勞。

除陝西楊陵馬援祠外，全國各地還建有不少伏波廟，以南方為多。明

多年前，香港演出的話劇大多以西方翻譯劇為主，原因是當時的戲劇愛好者較容易將外國劇本翻譯成粵語，甚至是能夠在外地看過原版演出，從而把握將原劇本搬演至香港舞台。由是，香港觀眾有機會欣賞世界各地的優質戲劇，實屬美事。然而，現代劇場亦流行將以往的劇本以新手法再呈現，故此好些既定劇本便有不同面貌再現舞台。當中有得有失，翻譯劇的演出味道不一定完全符合香港觀眾口味。



能容下別人的短處是風度，能容下別人的長處是氣度。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二、四見報

和諧共生

復活節是香港的公共假期，也是西方重要的一個節日。復活節假期，我來到意大利，給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人們的虔誠，也不是羅馬文明的輝煌燦爛，而是人與人之間，人與神之間，發自內心的和諧。

意大利教堂遍布，從世界最大的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到托斯卡納鄉村中僅僅可供數人進行宗教儀式的教堂，各種類型應有盡有。每座城市的中心也往往是一座始建於數百年前的大教堂，但人們的生活似乎與這個信仰若即若離。餐廳周日依舊開放，教堂甚至在彌撒時候也允許遊人免費進入拍照。金碧輝煌的大殿下，不論是否有同樣的信仰，都聚集在一起。

由市中心的教堂向外走去，往往是一片廣場，廣場中最常見的身影，不只有遊客，也有無數肥碩的鴿子聚集於此，牠們與遊客也一直和諧共生。不論遊客多麼擁擠，鴿

治癒的旋律之中，感受到充沛豐盈的情感流動。不過，影片含蓄隱晦的表達，無形中造成一定的觀影門檻。蒼鷺、鸚鵡、鸚鵡、亡靈之海、時空之門……這些奔湧而出的意象究竟暗藏着什麼隱喻，讓觀眾們撓破了頭，也吵翻了天。「看不太懂但大為震撼」，成了大部分人的觀影後感。

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種理解，或許談不上對，也算不上錯。生活本來就不是非黑即白，混沌困惑、無能為力往往才是人生常態。小到突如其來的狂風驟雨，大到無法預知的天災人禍，宮崎駿以他獨有的方式告訴我們，每個人都不得不面對這個被恐懼

不安籠罩着的世界，天才也好，庸人也罷，人類始終有限。只是，「物來則應，過去不留」。傷痛難以避免，但不能沉湎於舔舐疤痕，要讓它自然結痂癒合，才能長出全新生命。

影片的片名致敬了日本作家吉野源三郎撰寫的同名小說，宮崎駿對其愛不釋手，認為「這本書傳達出這樣的信念——無論時代如何困難、殘酷，都要活得像一個真正的人。」的確，世界並不完美，甚至有些破爛，但仍值得我們好好活下去。這是宮崎駿在以往所有作品中，始終堅持傳遞給觀眾的美好希望。

至於宮崎駿藉由影片向我們發出

的靈魂拷問——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這一問題正如那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晦澀隱喻，原本就沒有標準答案。聽一聽片尾曲《地球儀》，或許就會覺得豁然開朗——「迎着暴雨，放聲高歌，不在意他人目光。這條道路仍在延續，只是因為我內心如此期望……」

十八彎關爾

逢周二見報



伏波廟前秋月明

朝江南四大才子之一徐禎卿《安南歌四首送沈使君》詩曰：「烏蠻灘上煙水聲，伏波廟前秋月明。」遠在廣西烏蠻灘的伏波廟，始建早於宋，為紀念伏波將軍馬援征伐交趾、平定叛亂而建，遺存至今。

馬援將軍的赫赫戰功已經久遠，但他當年的豪言壯語，千年以後仍膾炙人口。成語之一：老當益壯，出自《後漢書·馬援列傳》。馬援年少已立志成大器，轉遊隴漢間，常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並以此為志，踐行一生。唐代

王勃《滕王閣序》名句：「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所用典故，正是馬援「老當益壯」的勵志故事。

成語之二：馬革裹屍，出自《後漢書·馬援列傳》。當年，馬援南征北戰，威震四方。有人勸說他，打仗多年辛苦了，應該留在家中多休養。馬援卻居安思危：「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待馬援平定北方匈奴和烏桓後，南方五溪蠻又傳叛亂。朝廷兩次派兵均全軍覆沒。此時已六十二歲的老將馬援，再度披

甲上馬，請纓帶兵平亂，惜終病死於平定五溪蠻的前線。

唐代李益《塞下曲》詩曰：「伏波惟願裹屍還，定遠何須生入關」；宋代辛棄疾《滿江紅·漢水東流》詞曰：「馬革裹屍當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說」，壯懷激烈，馬援「馬革裹屍」的英雄氣概和悲壯人生，千古傳頌。

童眼觀世 梁戴

逢周二、四見報



翻譯劇的演出味道

瑞典劇作家史特林堡於十九世紀末編寫的劇本《茉莉小姐》，算是西方劇壇其中一個經典劇目。本年香港藝術節演出了《茉莉》的粵語版本，將原著的時空轉移至「二戰」之後的香港，改編成分更高。這個版本表面上與香港觀眾較有關聯，劇中描繪當年英國人對香港人在殖民時期的壓制，我理解這只是改編者的切入點，全劇至尾聲錄像的寓意，顯然是希望主題達到寰宇性：人人都應平等，但將原著的男女兩性和階級差異議題演繹得太過虛無縹緲。另外，

劇本雖然交代男主角的司機曾任職海員，以及其中一位飾演「媽姐」的女主角為洋人老闆長期工作，但該兩位演員在劇中卻說着流利英語，其表達能力和角色形象都欠說服力。最後，故事背景從原著的夏夜改至農曆年三十晚，但全劇卻欠缺相應氣氛，也難令觀眾投入。

香港話劇團近期演出英國劇作家羅拔·艾克編寫的《醫·道》，是近幾年在西方舞台受歡迎的新劇本。原劇以醫療事件為故事骨幹，實際主旨有關西方社會的種族、階級、性別，

以至官僚體制爭議。粵語版本沒有將時空和背景移植，原劇有關的黑人角色，「話劇團」亦沒有安排特別角色造型，只由演員在台詞上作出交代。雖然全劇的翻譯味濃厚，但觀眾反而可以從「遠距離」體會文化差異。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種種稱呼

幼時在江南家鄉稱呼長輩較簡單，將姑姑叫作八八、娘娘都可以，將姨母、舅母、伯母、嬸母全部叫作媽媽也沒錯，後來到了北京，沒有親戚了，周圍的人不是叔叔就是阿姨，稱呼更是簡單。到了泰國，各種稱呼變得複雜起來，有的稱呼是要跟着孩子叫的，有的稱呼是要跟着輩分叫的。在香港這三四十年的，也終於搞清了人與人之間的種種稱呼。

以前無互聯網，內地在上世

紀八九十年代急速發展，其中包括人與人之間的稱呼也有很大變化，而我太忙假期又不多，較少回去，顯然在許多方面有脫節。比如千禧年後回京，對着妹妹的同事個個叫師傅，妹妹不願意了：「你叫人家什麼呢？」近年開始看各種資訊和影視劇，方知對領導應該叫老總、老大之類，對一般人叫大哥大姐也好過叫師傅。

幾年前手機上有了微信，不斷被人拉入群組，初時與幾十年不

見的同學或故交打招呼，常用小姐尊稱，後有人提醒不要隨便叫小姐，小姐這稱呼在內地帶貶義。也有人問，你說的吳生是你老公嗎？他改名了？只好解釋一番，這「生」字是先生的意思。

紅塵記事 慕秋

逢周二見報



時裝與妝容

時裝與美容產品互相結合，為女士們在衣着與容顏方面產生美好的效果。向來，女士們都認同衣飾打扮可以作為表達自己、建立個人自信的途徑，另一方面，若能配合面上的妝容，就可以更完美地表現出個人的特質。

不論是在時裝舞台上，或是展示美妆用品的雜誌上，都可以看到，模特兒身上穿的服裝，與臉上的妝容關係密不可分。最新的美妝品，以色彩創造潮流，推出花卉紅調的唇膏，一張紅唇的臉配上紅色服裝的模特兒，突顯了產品的精粹部分。而塑造無瑕感的自然妝容，精華遮瑕液讓臉上肌膚透出自然底妝效果，配上穿純白衣飾的模特兒，體現了美學的觀感，也印證了服裝配合美容的定論。

由服飾到妝容互相結合的理念，可以推想一個身穿便服的女士，若在妝容方面略施脂粉，適當的搭配下，即使是日常服飾，也能顯出風格，毫不遜色於一身華美

服。時裝與妝容既是息息相關，同樣，奢華的衣飾也需要配合臉上妝容來增添時尚感，臉上的妝容便是魅力的來源。

結合時裝與美容的聯繫，不少時裝名牌除了服裝產品外，也推出一系列的美妝品，與一般美妆品牌在市場競爭。法國時裝牌子思琳，最近宣布將會推出美妆品，在冬季時裝發布會上，由模特兒率先展出唇膏系列，以自然玫瑰色為主，粉嫩的色調讓唇膏顯現自然裸色感，不過整套產品要待明年才會正式推出，除了唇膏，當然也有其他彩妝品系列，包括眼妝和甲油等。

深受歡迎的時裝品牌美妆品中，香奈兒與迪奧的產品，一直與時裝產品同時存在，是美妆品與時裝結合的極佳證明。

衣尚 蕙蕙

逢周二、四見報

